

献给“二·七”运动 70 周年

追念十月革命的儿女 ——黄负生烈士

纪念武汉工人运动早期启蒙者之一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1993 年 1 月编印

献给“二·七”运动 70 周年

追念十月革命的女儿——黄负生烈士

纪念武汉工人运动早期启蒙者之一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为了纪念“二·七”工人运动七十周年，并为了追念武汉工人运动早期启蒙者之一黄负生烈士（1992 年已届生辰百周年），我们特约了黄负生遗著的搜集者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雍桂良同志，恽代英烈士与恽代英遗作的专题研究学者、党史题材作家张羽同志，历史学家、剧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负责人之一魏晨旭同志，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政研员程涛平同志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辛鸣同学（《发现毛泽东》一文作者）和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国际春秋》丛刊主编、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理事长谭家昆联合编辑出版了这本文集。

编印本文集的赞助者为 31 集电视剧《雍正皇帝》与 10 集电视剧《黄河魂》的总监制人王影（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理事长。以上两剧均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出品）。

向“二·七”蒙难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们致以深切的哀悼！

向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十月革命的女儿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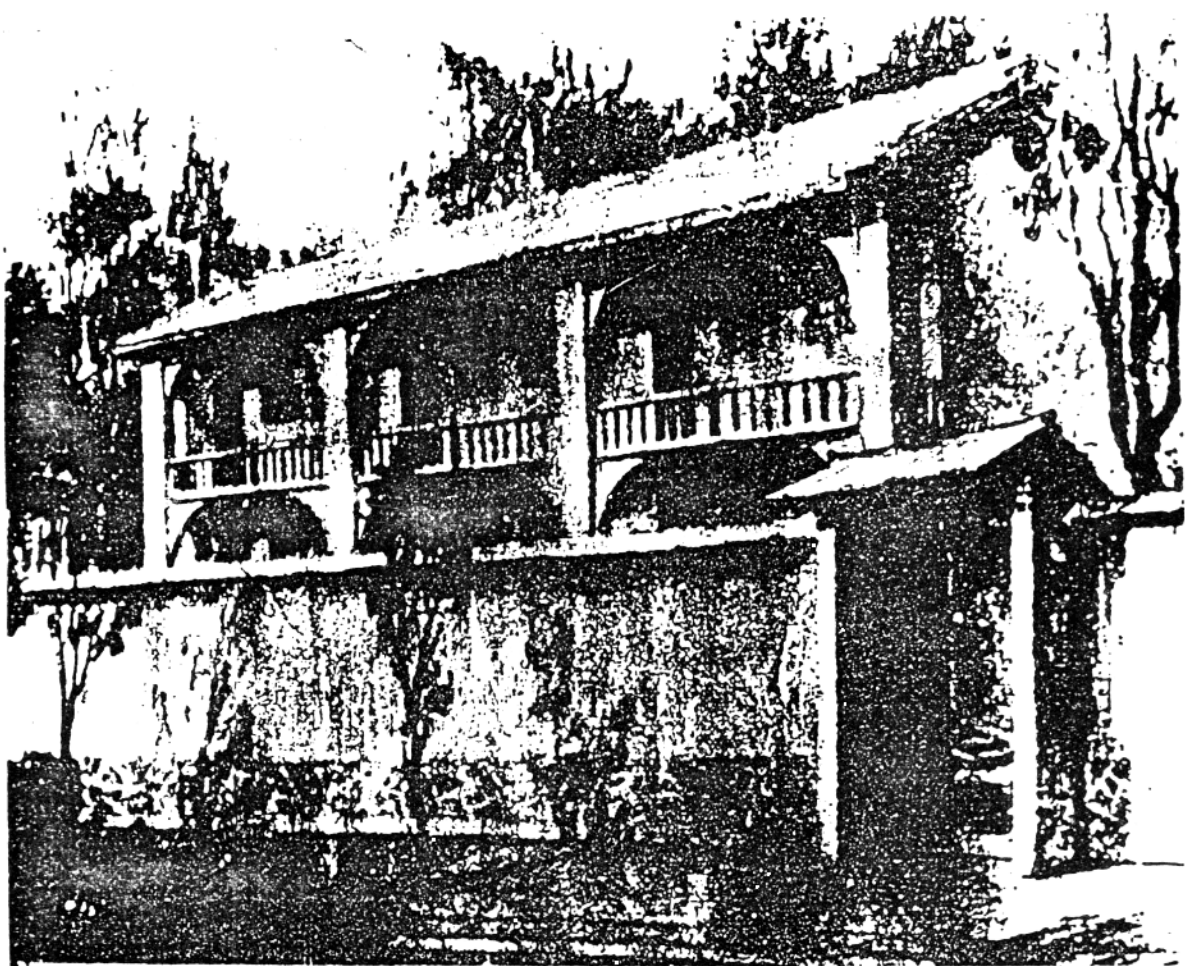
编印者扉语

“黄负生同志一九二〇年入党后，参加了党的湖北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黄负生当选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并兼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参加领导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因在报刊上揭发和痛斥当时教育界的恶劣作风而被学校解聘。一九二二年四月，贫病交加而死。”（引自 1982 年 5 月 8 日武汉《长江日报》）

文集内含烈士本人的“遗书、遗笔”与有关的历史资料。此外分上、下两编：上编题为《黄负生诗文初辑》，是指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的负生烈士部分遗作，并非黄负生烈士诗文全部辑录。下编是《追怀回忆黄负生》。并附有附录。



黄负生烈士画像



武昌黄土坡二十七号(现首义路 59 号)

- 黄负生的家
- 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机关部故址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长江分部故址
- 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 武汉妇女读书会等团体故址
- 黄负生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故址



黄负生自题镜底(烈士遗墨)

天地山河
有情无情
皆能觉照本体
却不留纤微尘影
这便是菩萨心。

目 录

前言、代序

搜集黄负生同志遗著的经过(前言一)

.....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 雍桂良 (1)

追寻黄负生(前言二)

..... 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政研员 程涛平 (2)

黄负生——武汉早期工人运动启蒙者之一(代序)

..... 武汉二七纪念馆馆长 史定兴 (5)

历史资料

【社会调查】汉口苦力状况

..... 刘子通 陈潭秋 黄负生 (11)

(原载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社会调查)专栏)

黄负生的病——死

..... 陈潭秋 (14)

(原载于1922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建党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武汉

..... 曾宪林 (16)

(选自1981年7月8日武汉《长江日报》)

黄负生烈士传(1891—1922)

..... 黄 钢 (17)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的

《革命烈士传》卷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遗书、遗笔

黄负生遗书一 (写于1922年1月14日) (20)

黄负生遗书二 (写于1922年1月14日) (20)

黄负生遗笔 (写于1922年1月15日) (20)

(以上遗书、遗笔均载于1922年5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血泪”栏)

不忘千秋芙蓉节——读黄负生烈士遗书

..... 杨 平 (22)

(选自1982年8月9日武汉《长江日报》)

黄负生血染绝笔书

..... 张 羽 (24)

(选自重庆《红岩春秋》杂志1991年第6期)

上编:黄负生诗文初辑

(壹) 新 诗

湘鄂战争

(1921年9月8日写于武昌原载1921年11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30)

奴婢

(1921年9月8日写于武昌原载1921年9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30)

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声——悼何南山

(1921年10月19日写于武昌原载1921年10月19日上海《平民报》第四期) …… (31)

木芙蓉

(1921年11月16日写于武昌原载1921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31)

闪光的诗篇

…………… 黄 铁 (32)

(选自1981年5月8日《长江日报》)

(貳) 古 诗 词

五言 送林一足赴南京 …………… (33)

(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创刊第2年第1期)

七律 江南春 …………… (34)

(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创刊第2年第1期)

七律 游君山作 …………… (34)

(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创刊第2年第3期)

七律 寄陆凌秋记室京洛途中 …………… (34)

(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创刊第2年第3期)

七律 夜雨 …………… (34)

(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光华学报》创刊于1915年5月)

和南唐后主词七首(原载于1916年《光华学报》创刊第2年第3期)

清平乐 …………… (35)

喜迁莺 …………… (35)

阮郎归 …………… (35)

锦堂春 …………… (35)

应天长 …………… (35)

望远行 …………… (35)

浪淘沙 …………… (35)

(叁) 小 说

孤儿	(36)
一、无可奈何之斜阳	(36)
(原载于 1916 年《光华学报》创刊第 2 年第 2 期)	
二、朔风凛冽之一夕	(37)
(原载于 1916 年《光华学报》创刊第 2 年第 3 期)	
夕阳会	(38)
(1921 年 8 月写于河南, 载于 1921 年 8 月 27—28 日《北京晨报》)	
和平的死	(40)
(写于 1921 年 9 月 10 日, 载于 1921 年 12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2 号)	
盆花	(42)
(1921 年 11 月 4 日写于武昌, 载于 1921 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肆) 随笔、通讯

如是斋随笔	(43)
(原载 1916 年《光华学报》创刊第 2 年第 3 期)	
与 K. S. C 君的通信	(46)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0 日《武汉星期评论》)	

下编: 追怀回忆黄负生

“湖南有个蔡和森, 湖北有个黄负生”——怀念我们的父亲黄负生烈士	黄 铁 (48)
(1981 年 6 月 26 日《湖北日报》)	
“湖北有个黄负生”——介绍一位武汉最早的共产党人	常 春 (53)
(1981 年 9 月 6 日《长江日报》)	
《武汉星期评论》	陈乃宣 (54)
(1982 年 7 月 20 日《长江日报》)	
郑邈芳(兰轩、南宣)谈黄负生和恽代英	(黄铁记录) (56)
恽代英与黄负生交往纪实(从《恽代英日记》中摘录)	(58)
革命母亲夏娘娘谈黄负生	

.....	(黄铁记录)	(64)
吴德峰同志对黄负生子女黄钢、黄铁谈黄负生		(黄铁记录) (66)
“两个生,真了不起!”——袁溥之同志回忆黄负生		(黄铁记录) (66)
追忆武汉党的另一机关西川湖5号——夏娘娘的大女儿韵秋谈片		(黄铁记录) (68)
母亲熬出了头——武汉解放的时刻		黄宏世(黄铁) (70)
附录:		
I. 黄负生传略		包惠僧 (74)
II.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		(77)
编印者后记		(78)

前言、代序

搜集黄负生同志遗著的经过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 雍桂良

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我在上中学时便开始热心收集革命先烈的遗著及有关的回忆录。以前在搜集的过程中，也读过署名“负生”的诗文，如他的字字句句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书——《奴婢》诗、对军阀的政治讽刺诗《湘鄂战争》、以及《遗书》的“向着腐朽而万恶的旧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向大地轰斗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的字句，我深受感动和激励。

但是，当时不了解“负生”何许人也，也不知道他的政治面貌，没能把他的诗文收入到《革命烈士诗抄》和《革命烈士书信》中去（本人参加辑注工作），实感遗憾。

“文革”结束后，在党史研究中，进一步重视了对革命烈士的宣传和研究。我从一些回忆录中知道了“负生”即黄负生，是武汉地区的党创建时期党员。以后又和张羽同志编注《恽代英书信选集》（即《来鸿去雁录》）和《恽代英日记》，从恽代英日记中所记载他与黄负生的亲密关系上，对黄负生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敬重，并从新开始搜集他的遗著。我从旧抄件中找到《湘鄂战争》、《奴婢》、《婚姻制度底下的普遍哭声——悼何南山》及《木芙蓉》等几首诗。又回过头来，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查到黄负生的《遗书》（一）、（二）及《遗笔》，小说《夕阳会》、《盆花》。从《小说月报》上查到小说《和平的死》等作品。

我在搜集黄负生遗著一事，被张羽同志告知了黄负生的子女黄钢和黄铁两同志，他们得知后非常高兴，尤其是黄的遗书，50年来他们也在苦苦觅找，但杳无音信。得知消息的当晚，黄铁同志找到我家，当我向她吟起黄负生遗书时，这位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禁失声痛哭。黄钢同志也是急切索取，当他捧读父亲的遗书（遗书中专门有一段谈他）时，也不禁放声大哭。被历史埋葬半个世纪的遗书，终于和家人见面了、和人民见面了，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我们这些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人，尤其是做党史研究工作的人，能为读者和未来的一代做点实事，感到欣慰和鼓舞。所以，我决定再花费时间和精力，进一步挖掘黄负生这位才华出众的革命家兼作家的作品。

以后的查找是目标更为明确、目的性更强的查找。我几经周折，查到当时武汉出版的几种报纸，又查找《光华学报》等刊物。《光华学报》是60多年前出版的地区私立大学学报，是否保存下来，很难查觅到。花费些时间，方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找到。从中，查到一批黄负生的早期写的诗文，其中有：诗词《送林一足赴燕京》、《江南春》、《夜雨寄陆城作》、《寄陆凌秋记室洛道中》及一组《南唐后主词》、社会教育小说《孤儿》、《如是斋随笔》等。虽然，以后我一直在留心搜集黄负生的遗作，但再未发现什么。我拟编的《黄负生年谱》，此刻尚未能完成，这次负生烈士的一部分诗文能够再刊发表，以至到有关黄负生的文集能够出版，这是黄负生的家属多年盼望已久的事；也是我多年盼望的事，也为我了却一桩心事，莫不高兴。愿更多的读者了解和研究黄负生。

追寻黄负生

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政研员 程涛平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一颗明亮的星在武汉陨落了。长江呜咽，汉水悲哀，如同流星划破夜空，黄负生——这位共产党的先驱者，带着他耀眼的生命火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然而，历史没有将他忘记，中国共产党没有将他忘记，武汉人民没有将他忘记。一些有志于探寻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党史工作者，在研究湖北地区早期共产党的活动时，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注视在“黄负生”这个响亮的名字之上。

1987年初，笔者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担任历史编辑，负责审阅党史方面的稿件。其时，湖北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与湖南并驾齐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一连串名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黄负生在湖北建党史上的重要作用，随着史料的增多，黄负生的形象在脑海中越来越生动、具体，同时，感到一些容易混淆不清的历史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澄清。于是，我饶有兴味地开始了如下的追寻——

(一)

建党以前，中国各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其中，武汉地区成立早，基础好。黄负生早在建党以前，便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

《武汉市志·大事记》记载：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武昌抚院街成立。会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20余人”。这段记载，没有直接提到黄负生。但细阅史料，则可证实黄负生其时已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龚孟贤《回忆陈潭秋》（载《陈潭秋和他的一家》第13页）所记：

1919年董必武、倪委端等着手创办武汉中学，……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钱介盘、洗百言是国文教员，陈潭秋、陈荫林、倪季端是英文教员，江子麟、夏振声、肖养浩是数理教员。

1920年，由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和文件，潭秋、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地点在多公祠5号。

这段重要的记载，可在人员上作为《武汉市志·大事记》的补充。但文中述其地点在“多公祠5号”，则又与随后不久成立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相联系。《武汉市志·大事记》于1920年“秋季”条下再记“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举行会议，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包惠僧为负责人，机关设武昌多公祠5号”，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即转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黄负生自然也列名其中。

又：包惠僧1978年8月《回忆陈潭秋》一文，亦证实此事：“他（陈潭秋）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开展了研究苏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吸收进步教员刘子通、黄负生入党。在这期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在各校中都有发展”。这些，都可证实，黄负生在筹办《武汉星期评论》之前，已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进行活动，是我党在建党之前有数的先驱革命者之一。

(二)

在武汉地区建党史上,黄负生有着重要地位。武汉师范学院1980年编辑的《武汉地区早期工运活动点滴》记:“1921年9月,全国第一次党代会后,陈潭秋、包惠僧等穿着夹衣到后补街大车巷黄负生同志家(去了三次),商量建立武汉湖北区党委机关部,在黄负生家开了会(有陈潭秋、刘子通、郑凯卿、赵子健、包惠僧参加),在此以前,陈、黄、包三人在党的‘一大’后被选为区党委,并有了分工。”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文,进一步对此作了补充:“1921年1月间,我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武汉支部的工作因此停顿了一个时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重新恢复组织,开展工作。我们机关在黄土坡26号。我们的工作班子,包惠僧任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还有一个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丁时政(丁默村)当机关干事,是共青团员。”在这些基础上,《武汉市志·大事记》于1921年10月条下记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又记当年12月,“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包惠僧任委员长,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任委员”。各条记载,都清楚地表明,黄负生对于武汉地区建党初期的建党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武汉地区党的创始人之一。

(三)

黄负生建党初期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为党提供了最初的办公场所。

《武汉地区早期工运活动点滴》一书,还记载党的“一大”后,就在武汉地区党组织(武汉湖北区党委机关部)建立的同时,“当时并谈到了成立劳动组合长江支部的问题,决定区党委机关的房子由黄负生夫妻去找,不到十多天,黄负生、王纯素找到了黄负生在湖北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杨金莲,租了她的房子,户主为黄负生、王纯素。区党委机关很快就这样在黄土坡建立起来”。包惠僧在1955年3月《黄负生同志传略》中追述了当年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生动情景,证实了黄负生在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21年,在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秋末我奉中央之命,第二次回武汉区工作……设机关部于武昌黄土坡16号(记不清楚,或者26号,不过,房子的形式、部位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党、团及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均设于此,其他如《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也均在此办公。……我们当时的经济力量不可把办公的地点分做二处或三处,……我们当时都是光棍,只有黄负生同志是老婆儿女齐全,因此,负生同志的夫人王纯素女士,就成了我们机关部的主妇,她不仅管我们吃饭,料理机关部的许多业务,有时,还为我人们洗衣缝补。潭秋同志的八弟陈荫林同志在一师任教,也同我们住在一起,此时,他没入党,他算是纯素的助手,纯素管钱,他管帐目。王纯素女士很能干,机关内部管理得很好。

我党早期在武汉地区办公机关风貌,在此描述得甚为清楚。黄负生举家投身革命,其劳甚巨,其功甚伟。今日,我们可以想见,黄负生当年在为党工作时,聚精竭虑,肩负起各种重担,象一头驮负重载的骆驼,为革命默默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四)

创办并首先主编《武汉星期评论》,是黄负生对革命所作的主要贡献。

研究党史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把一件重要的有影响的事物附会于某一个著名人物,以显出此事物的重要地位。由于《武汉星期评论》是继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之后创办的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因此,在考定其主办者的问题上,不少人便以为此种重要刊物,一定是由比黄负生知名度高的董必武、陈潭秋或者恽代英主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主张是董必武、陈潭秋主办《武汉星期评论》的说法,见于1978年署名“中共武汉市中华路中学支部委员会”《缅怀陈潭秋烈士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实践活动》一文:

当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1920年8月的一天,陈潭秋同志和董老等在武昌抚院街董老寓所秘密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了《武汉星期评论》。

还有一种说法,《武汉星期评论》是由恽代英与黄负生主办。如吴德峰1956年《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情况》说:“《武汉星期评论》这个刊物先由恽代英同志主编,恽去四川后,由黄负生同志主编,黄死后,《星期评论》停办一个时期”。此外,不少党史文章,也都认为:《武汉星期评论》是恽代英与黄负生合办的:其一,见于陈乃宣《武汉星期评论》一文(载1982年7月29日《长江日报》):“《武汉星期评论》……它的创办人是陈潭秋、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李伯刚等”;其二,见于廖鑫初《湖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活动》(载1981年第3期《湖北财经学院报》):“《评论》原由恽代英、黄负生和施洋等所创办”;其三,见于廖苏《武汉早期的革命报纸简介》(载《楚晖》第2期):“1919年6月,上海《星期评论》出版不久,恽代英、黄负生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其四,见于周斌《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载《武汉春秋》1982年创刊号):“(黄负生)与恽代英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并担任主编”。等等。

上述诸文的结论都与事实不符。这是因为,第一,董老当时完全没有参与《武汉星期评论》的工作;第二,陈潭秋虽为此投过稿,却未曾担任过主编;第三,恽代英的主要精力先是集中在新村运动,后又去了四川,亦没有参与《武汉星期评论》的工作。结论的权威性须来自于当事人的证明,在此,还是从李书渠、何定杰、夏之栩、龚孟贤四位当事人的回忆得出应有的结论。

李书渠在《武汉党组织的建立和“二七”大罢工的回忆》(载武汉师范学院1980年3月编《中国近代教学参考资料》第82页)中,明白无误地指出,黄负生是《武汉星期评论》的第一任主编:

区委一直没有机关刊物,全靠运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开展宣传工作。《武汉星期评论》是我们同一部分知识界的朋友捐款凑合办的,文章也是大家投稿,是一个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刊物。一直是我们的同志主编,先是黄负生,黄病死后是刘子通,刘因病辞职后是我负责。

李书渠作为《武汉星期评论》的后任主编,对该任主编的说明是令人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李书渠在“首任主编”的问题上,没有提到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对于我们澄清各种附会,大有帮助。当事人之一龚孟贤在《回忆陈潭秋》中曾提到“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开始几期由黄负生主编,以后由编委会成员轮流主编……社址就设在黄土坡廿七号黄

负生家里”，与李书渠的记叙如出一辙。黄负生首先主编《武驻星期评论》，当无疑问。

这里，还可以再举两个旁证。当时，曾经给《武汉星期评论》撰写过稿件的两位作者，也一致肯定，黄负生是《武汉星期评论》最早的主编。一位作者是何定杰，他在《回首往事话友情》（载华中工学院1981年7月出版《回忆陈潭秋》第40页）一文中说：

（《武汉星期评论》）张朗【南】轩、钱亦石和我都是编委，（最初）在武昌黄土坡某宅集合开会，直接抓刊物的人姓黄。黄说：“刊物的宗旨是揭露政治上的黑暗，文字要求浅显，主要给青年学生看，店员、工人还看不到。”刊物发行份数很多，我在上边写过文章，题目和内容都由刊物主编指定。

作者之一的夏之栩也在《革命的引路人——忆陈潭秋同志》（同上书第47页）中追忆：

1921年下半年，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一批进步老师先后来到女师任教。……当时，他们办了一个《武汉星期评论》，是宣传新文化的刊物，由黄负生主编。我也为这个刊物写过稿。

这两位作者，都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武汉星期评论》确实是黄负生创办、主编，在湖北武汉地区党史研究中应当予以确认。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恽代英和《武汉星期评论》究竟有没有关系？

恽代英在武汉地区建党前后，创办《利群书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严格说来，恽代英当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是有区别的，在黄负生主编《武汉星期评论》之时，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尚未同恽代英取得联系，对此，包惠僧在《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有详细的叙述：

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吸收恽代英及他创办的利群书社的分子入党。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或间接的同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卢斌（陆沉）等接触过。国际代表马迈李耶夫同包立维来武昌时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但恽代英等当时热衷于搞新村运动，结果没有同他联系上。直到1921年冬，共产国际举行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我们吸收林育南为武汉的学生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以后，1922年春林育南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恽代英、卢斌、李求实及共存社的成员大多数都加入了共产党。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恽代英与《武汉星期评论》没有关系，将恽代英附会为《武汉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主编，于史不合。

江河东流，斗换星移。追寻黄负生，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身影，令人平添无尽激情。创业者的足迹将后来人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人怎么可能将他忘记？

1991年于汉口鄂城墩寓所

黄负生——武汉早期工人运动启蒙者之一

——简记负生烈士生平·为纪念“二·七”大罢工70周年而作

武汉二七纪念馆馆长 史定兴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同志【见《湖北省人物志》稿第三卷与1980年1月28日解放军报《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和成员》中有关“湖北小组”的介绍名单】，他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主编党的刊物《武汉星期评论》，为创建、发展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党组织，和对武汉工人运动的启蒙，做了重要的贡献。1921年秋正式建党后，他又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党组织第一任负责人之一（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他是武汉早期工人运动主要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汉早期工人运动的启蒙工作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批革命英烈。“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对于黄负生同志的一个对村性的亲切评语：

早在1920年9月1日发刊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社会调查”栏目内，就已经发表了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三人用笔名【刘云生】写作的《汉口苦力状况》调查。此文说明武汉地区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青年革命者，早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之初，即1920年夏秋，就立刻倾注于社会最低层，着手于工人状况的调查。

正如《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史资料》第一编“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0.秋……）”开章所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于1920年秋。它的产生，是武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的结果。”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是这样表达的：【1920年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这在中国其它政党是不曾有过的。”

《汉口苦力状况》（“社会调查”）充分说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至少在1920年7、8月份）一开始就“从事实际调查各种中国现实问题如劳动状况等。”说明1920年夏秋间，武汉地区共产主义小组，发端伊始，就“从事实际调查各种中国现实问题和【汉口苦力】劳动状况等。”

黄负生同志，同他一起进行《汉口苦力状况》调查的两位合作者一样，他们首先注意的是“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样；人数既众，生活尤难；”“实人生之最难堪者。”他们调查了雇佣者与各招工单位惊人的剥削与低廉偿值，分析了促使江岸码头工人生命短暂消亡、随时可能倒毙街头的凄苦命运。

黄负生他们三位先行者，研究了“汉口”这一中国“名区”，招来了“四方之民”，渐成为竞作奴隶劳工与外国殖民主义者低廉劳动力的“争集”之地；虽然，处于内河中游的汉口码头劳动者，当时尚处于自然存在的状态，这又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很年轻，“很多人来自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缺乏阶级的自觉。”这份调查，对于我们今天回顾其后武汉江岸工人前期斗争发展史，不无助益；在这两年后爆发的“二·七”罢工，恰恰又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的初期所引发的无限潜力，预示了两年以后江岸的工人运动必然会进入新的开端。

现在,试让我们来追索一下:一个在辛亥革命时期参与了武昌起义的学生“民军”的黄负生,后来,又是怎样进一步发展成为投身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者呢?

据陈潭秋同志【在《负生底病——死》一文(载于1922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专栏)】中记述:黄负生原籍是江西省休宁县人,原名黄凤清。生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他跟随其先辈早年迁居武昌,家境贫寒,仅靠他母亲做手工针织的微薄收入过着孤苦的生活。根据我们“二七”纪念馆直接了解的材料:黄负生辛亥革命前就学于武昌县华林的工业传习所读书时,曾与从襄阳来武昌就学的同班好友刘寅(号移荪)及刘公(仲文)来往密切,他们都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团体“共体进”的成员,由于黄负生居住的武昌候补街莺坊巷二十二号,距刘寅借居的武昌贡院东卷棚2号很近,来往方便,负生则每日必到刘寅处,有时每日两三次,经常聚会,研究辛亥革命起义之事和制造“红药”(氯化钾)“白药”(红磷)的情况,试图为起义的革命党人供应制炸弹的材料……

从这里——还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黄负生的思想和其交往,都可以看出:他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前,其进步的范畴,都还没有超越出旧民主主义者的界限;自一九一三年起,黄负生进入武昌中华大学任国文教员时,与该校读书的恽代英密切交往,由于两人都具有向上的拼搏精神,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开始研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关心儿童、教育下一代并探索救国的道路。负生长于文学,喜作诗词,也撰写小说;曾和恽代英、冼百言、黄导源、张心田等同志成立诗社、相互唱和,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由于这些共同点又曾和恽代英、冼百言、梁绍文等创办了《道枢》杂志(油印出版);后来负生又为中华大学校刊连续撰稿,这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光华学报》。

就在这《光华学报》(1916年第三期上面)黄负生发表的七律佳作中,这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也只是抒发出了“汉家关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逐鹿纷纷知未已,中原从此不胜愁”的感叹,流露出他对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政局与内乱纷纷的不满情怀。

到了1917年10月(8日)以后,同恽代英进一步密切交往的黄负生在冼百言家里(再加上梁绍文)建立了武昌最早的社团,这就是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后又出版了刊物《互助》);“互助社”是一个纯朴又稍具进步内容的组织。接着林育南同志加入了“互助社”,后来就演变成武汉“五·四”爱国运动中最活跃的先进组织与中坚力量。

一九一八年夏,黄负生兼职到汉口致中公学教书。恽代英这时也在中华大学文科毕业后留校,任中学部主任。及至“五·四”运动开始以后,领导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武汉学联设在汉口华景街辅德中学。华景街离致中公学非常近,恽代英为学联草拟电报、信函、文件常去辅德中学,和黄负生共同商议。从这里开始,就揭开了在我们武汉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了自觉地同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的新的一页。

一九一九年六月,黄负生、林育南、恽代英、任启珊、施洋等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即现航空路飞机场)召开了万人的国民大会,赴会者有工、商、农民、学生等。其主题是响应京、沪带头掀起的爱国运动:立刻罢工、罢市。在发动商人罢市的紧急时刻,如印发传单易为警宪侦知,这不仅于事无补,反有生命危险。黄负生就机智地购买了白扇多把,扇面以墨笔书写了大字“定于本月某日起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速传观。”当时广大市民对爱国运动深表同情。“白扇传檄”传开后,巧妙地把罢市的号召传到市民中去,完成了商人罢市的行动,使武汉的爱国斗争进入新的高潮。从这里也可以看见:受“五·四”大潮席卷的武汉知识分子,逐步走向人民群众中去的生动形象。

黄负生和恽代英等这一批首先出现在江汉地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和青年作家们,一旦被先进的思想所武装,他们在推行新文化方面,一开始就站在运动的前列,他们一反几千